呂子評語

呂子評語正編卷六

論語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章

章旨總評 季氏之始。失在公廟而設於私家也。廟尊者禮盛。則固不得以私家之禮行事矣。**評** 僭竊必從假借起。

季氏僭竊與莽操等不同。蓋公子紈袴權臣。一味妄自尊大。不知其文理不通。帶一分騃蠢無知。帶一分世家習氣在。

三家者以雍徹章

不說三家僭竊。只說何取。令三家亦索然無可回答。是并不許三家明認僭竊也。語愈婉旨愈嚴。無知妄作罪名。使三家若可承又不得不承。又實難自承。正見聖人立言之妙。若一着狠斷。蓋失之矣。

季氏旅於泰山章

說救字。是危迫語。

從救字中看出聖人謹微治僭之嚴。從弗能與辭氣中。看出冉有平生見義不爲處。只一句。見聖人抑亂臣教退畏弟子許多用處。

不論聽不聽。只論救不救。能弗能。只論冉子自已。不論季氏之從否。此是聖賢行義正傳。孔明之不逆覩成敗利鈍文山之病雖不治而必用藥。皆此志也

玩此與字。直而不曲。乃怪問之辭。非宛商之語。

子曰君子無所爭章

全章意 不善爲君子而君子之念。即爲搆爭之端。評 爲名則有此理。念如何無得。此便是礙病也。[illegible] 一念之爭。已無復君子之望。

評根本有失不在望說文竟遊之以禮樂而是與非自相蹈於大道所為化一世以忠厚和平之術也評此意尤不好要到無是非處是老莊見識不是忠厚和平

正要在下四句中回繳首句見聖言宛轉盡義之妙但不可呆泥射上說煞耳

揖讓乘下句言粘住升字不得揖是揖讓是讓匆匆不得射時始終有爭而揖讓是君子無爭升字飲字有爭而揖讓是君子無爭漫混不得

其爭句應必也句只了得無所爭一句耳若另有其爭一轉話頭無論道理不是並文法都錯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章

此與無諂章相似而不同彼終始論學此只論詩已截然難混彼

首節夫子之答已進一解而子貢悟詩又進一解故可作兩層寫此章夫子之答只訓明詩義至子夏方別進一解時手於子夏之問先作機鋒夫子之答反作別觥如云子夏豈眞有所未解於詩哉夫子忽逼之繪事矣等句直可發笑不知繪素即是素絢只一後字答他爲学故子夏就後学悟出禮意耳

黄淳耀文 詩之爲用稽實待虛宜獨於穎悟者相近而聖人尤喜與篤實者言之 **評** 此說未必其然 **文** 穎悟之人偶觸而已求其辨擊於單辭之間曉暢於百物之貌而忽然旁通則非穎悟之人能之而篤實之人能之也 **評** 畢竟穎悟者能之 **文** 禮後之悟使子夏因論理而及之則雖中有特見而終不離夫子之範圍 **評** 即論理及之也好聖人所許爲得言詩法耳豈謂凡說道理必要不着相耶 **文** 以大意爲可觀而忽遺乎名物此穎悟者之

言詩也【評】此非子貢之穎悟也後人之粗疏耳【文】以文詞爲有本而精詳乎訓詁此爲貫者之言詩也【評】朱子稱漢儒訓詁煞有味是也然却不是子夏此章話頭【文】夫子於商與賜皆許言詩而詩之傳獨屬之商猶之於參與賜皆言一貫而一貫之傳獨屬之參也【評】有傳有不傳非獨屬也且即此二案可見聖人之言與子貢言者多矣詩之教與他經不同觸類旁通斷章取義益人無窮正在不拘滯處或言事而忽悟詩或因詩而忽悟理皆得詩教之妙故夫子許之無異詞與一貫公案又別一貫兩章問答開示語句已自不同子貢之不及曾子固不待言而决若言詩之本領高下則子夏斷不及子貢聖人必無喜與爲貫言甚於穎悟之理若據後儒之授受以申公得之子夏遂以爲聖人獨傳子夏此必不然當時聖門無人不以詩教傳詩

說者必多遭焚坑之難。獨卜氏一宗不絕耳。焉知子貢之徒不更得孔門之微義哉。但謂詩序出自子夏。則後漢書已明說爲衛宏自作矣。若序可託子夏之宗。則詩傳亦託之子貢矣。但如子夏之精詳訓詁。而因言明理。其細心自非後儒所及。益讀詩之道有二。其一如漢人之訓詁。但解釋名義。不增入意論。名義精詳。則其味深永。意論處處迎逆。其一如程子之言詩。渾不章解句釋。但優游吟哦上下。轉卻一兩字。點掇地念過。教人省悟。二者門戶似別。然皆以潛心玩索而得爲實。與頓悟一也。若後世概大意。不求甚解。此習性粗疎。自託高致。豈足語頓悟之讀詩哉。近人爲經學。文務爲穿鑿牽較杜撰之論。以翻古人成說爲高。如郝敬李本之流。並六經之蟊賊。又豈足與語子夏之篤實精詳乎。

首節

子夏疑處在素絢合一。

子夏只讀錯一爲字。詩人爲字上。微逗斷。爲字讀得重。本意是因素爲絢。子夏將素以爲三字一滾下去。爲字讀得輕。便誤認即素爲絢。此所以起問也。

子曰繪事後素節

繪事即詩指示。不如俗解別借一端。

繪事正解。人作通其說於繪者謬甚。

曰禮後乎節

此禮字。只指三千三百美盛處而言。故曰後。若將禮字講入精微則後字說不得矣。

禮後乎。是悟道理如此。不是感時。

子夏因夫子一箇後字。悟到有本有文自然之理。正見理之精微未嘗以禮為忠信之薄也。錯會此意。於是牽連上兩節。亦是憂世救俗之旨。失之誣矣。

禮後句。一寫悟境便入禪。一看高解。便入老莊。禮豈為我輩設耶。只此一句。便是魑魅魍魎之言。然其弊未嘗不從悟處過高來也。依他說只成禮外禮。為非禮役矣。後字是重禮之義。不是薄禮。

陳際泰文有情而必有禮。有禮而必有文。有文而必有文之繁。**評**情非禮之本。文即禮也。文勝乃繁。**文**聖人知禮之所自生。而探文與繁文之所自起。且慨然於禮先而併謂先王所制之禮之為後世嚮矣。而欲後之。然此意不得言也。即有先發之者。而此意故不得顯也。**評**禮本後耳。欲後之便不是。如公所見。乃不得

言不得顯耳。聖賢所說並無此意。【文】先王懼天下之求且欲故制為禮以給之。先王懼天下之瀆且亂。故立為禮以防之。而先王又懼天下之輕且疑。故繁其禮之說與隆其禮之名以尊之。

【解】禮自是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來。聖人循其道而行之耳。如其言。則成先王擬造以束縛天下之權術矣。其所謂不得顯言。意正如此。直是從源頭差起。【文】乃子夏一旦於禮等於文而後之。是將等於文而去之也。子夏平日。未嘗薄禮之教。而翻空見奇。其識甚之不淺。意可美而端不可開也。故夫子苐險為風貴云云。

【解】子夏原只問詩。聖人也只答他論詩。子夏忽然悟到禮後。觸類旁通。正得詩教之妙。而所悟又只在學問本原。又見詩學之益。故夫子與之。未嘗為禮後之旨不可明言。而托之言詩也。禮後後字。指禮之本然說。謂有忠信為本。而禮以之行。禮自在

忠信之後。非謂人得而先後之也。後之亦非薄之去之也。大士看禮字。原都是老莊與晉人見識。故其說謬妄。至破壞聖人之言而不顧。

首尾只是言詩。不拾詩纏禮。因得賓主之正。然禮後句出子夏所見最精。聖人正喜其於實理有會耳。

將詩禮紐合。因落魔魘。然單講善悟。而輕看禮後句。亦非也。子夏禮後句。見理儘高。故聖人許之。不然。說詩便牽合學問。如禪門話頭相似。可說禮。可不必說禮。聖人豈槩許之哉。

聖人有取子夏言詩。正為他禮後之意。從切實反本上來。見其為學親切。此方是會讀書。故曰可與言詩。不是空拈悟境也。

可與言詩。聖人正喜其因詩知學。得詩教之益。非謂其能不落言詮。如釋氏之破句別字。皆可以悟禪。將素絢句看做青州布衫

鎭州蘿蔔也。惟詩禮絕無交涉。而子夏忽然有會。故夫子許之可與言詩。只爲其篤學能通悟耳。大士文添出重質抑文等論。且牽扯到詩意。要重質。如此言詩。乃極下等無鬚性守枯樁獵犬耳。聖人且將憫其愚。不屑教誨之矣。豈有許可之理哉

或問夾文禮後一語。恍然篤信謹守之象乎。蓋其材近於質者也。卽灑掃應對下學之意乎。蓋其學重乎始者也。**謂**子貢子夏兩許言詩。常俱爲其切於學。而有不同。子貢喜其能求義理之無窮。子夏則喜其能悟出意言之表。各因其人而進之。正爲其長進一格也。若子夏仍取其篤信謹守灑掃應對下學之義。又何足與言詩乎。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章

開口便道吾能言之可見聖人於二代禮意精微及大綱節目皆有欛柄在手。只是典故不詳。便無徵不信耳。看聖人於文武之道。尚且求之賢不賢之識大識小。朱子註道字爲謨訓功烈禮樂文章。蓋其大道精微。聖人自能言之亦非賢不賢之所能識也。

歸有光文 其尚忠尚質。建丑建寅。與夫則壤成賦。建中錫極之類讀夏殷之書者。猶可想見 **評** 夏殷未嘗無大畧之存。但其詳不可得聞耳。

能言足徵。二者缺一不可。

高斗魁文 吾言之杞宋徵之言之者得所徵而增一信。徵之者得吾言而益一據因以載之周官。爲不刊之典布之昭代爲無弊之謨。二禮雖廢而不廢云云 **評** 可見夫子意中有多少設施在。

文徵之不足。夏殷已然矣。其無使後于夏殷者。復歎夏殷哉。[illegible]

此夫子所以請脩三禮也。

子曰禘自旣灌而往者章

魯禘賜自成王。說出明堂位。先儒謂漢儒多魯人。魯之僭大。始於春秋。多飾飾之言。漢儒因而述之。則并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爲非據。然據魯頌之詞。未可謂謊。出周末先秦也。陳氏曰。施之周公之廟。猶曰報功。施之魯廟。難乎免於僭矣。其說較正。

或問禘之說章

[illegible]魯禘何爲。說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成王賜之。伯禽受之。蓋周公未王而行王者之事。故假魯以償攝王之功。且生則爲臣。死則爲鬼。鬼與人異。用之非僭。故魯以此祀周公也。而不知非也。夫成王之所欲報者公也。八佾宮懸。大禮殷薦。謂之尊周

公何也郊之配也稷也禘之王也嚳也與周公何預而謂之尊周公乎以其祖宗之勳勞而遂許其子孫之僭已非矣況所祖者天子之太祖本非勳勞之臣也吾不知成王之賜伯禽之受文奚取耶以當時之事考之襄王之出而入能正晉伯之非乎王之弱而遜必嚴史角之報衰朝且然而況於成王之世以是知魯之僭其由來未遠而始託於成王也

評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歟周公之衰其非伯禽事可信蓋說出明堂位先儒已辨其誣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是千古定案但魯之郊禘見於經者歷然難解此直斷以魯之後人僭禮而始託之成王尤夫子所難言以此看明堂位之誇大與春秋之義例皆合矣

艾南英文 禘者審也所以審諦昭穆也禮三年喪畢新主入廟則

禘於新宮。此不獨魯爲然也。左傳曰。烝嘗禘於廟。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夫子亦曰。郊禘之事。降殺於天子。此又何說而諱之也。【辯】禘有大禘。有時禘。左傳所云。多時禘之通行於天子諸侯者耳。此亦惑於後儒禘祫混一之說。不及精審也。

既曰不知。又曰之於天下。則非不可知也。既曰之於天下。又止曰示諸斯。又記曰指其掌。則可知而不可言也。

既曰不知矣。知者之於天下視掌。却何從知之。故知只是難言耳。

中庸之難明。是就道理上說。此節之難知。是兼魯禘非禮意。故中庸止云治國。而此云於天下。於天下。則不王不禘之義自見矣。

中庸泛言道於上下。道理故但云治國。此處易天下二字。爲禘之非。已隱然言下矣。

【[illegible]】聖人之議禮也。雖尋常之故。而必推而致之無窮。所以

尊先王。而維其教於不磨。[illegible][illegible]孔子何人。以此狗心鬼肺疑之[illegible]其病總坐不信聖賢。而其不信聖賢。由於不信註。其不信註。則未嘗細心體會其說有必不可易者。於是乎鄙倍四出矣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章

首節

若只並列二者較量與其二字。尚屬門外漢猜擬。從媚與過來人商量到媚與還有未盡善處。箇中致猶。大有衣鉢流傳。箇中滋味。大有機關講究。與其二字痛痒親切。方是媚與人轉變語。是媚竈人指引語。

世道炎涼。小人實是有一番見識。一種學問。看得極老到。極圓通。極有主意。極無主意。只在寧字中描出自己攬權勸人附勢。齒牙如對。

他處實字虛。此處實字實。他處是借可意。此處是不可不意。
媚竈者未嘗不媚奥。但專精者竈耳。
敢將媚字直說。是小人無忌憚竟弄。近時公然講究以爲榮矣。

子曰周監於二代章

歸有光文 云云 **評** 此節周字。專講周之禮。非泛論周家治尚也。文中云政云法。皆觸笑其疎一。此文字是贊詞。非實字也。郁郁乎文哉五字。總形容周禮之美。拆說不得。提出文字專講。其疎二。此從意與中庸不同。中庸從周。因非天子不議禮而言。故直不倍義。此緊接郁郁句來。極其歎美。無處著不倍之意。其疎三。其病總在誤看文字是忠質文之文。若通節專論文者。亦正坐不看得註中禮字精確。將文以文救文等謬說。皆從此生。

黃淳耀文 文之不振也。穆昭而下。王室日衰。云云 **評** 此論周之禮

極贊其美無寓刺傷今及歎不得位制作之意言周禮之所以善緣監於二代故明備美盛如此舍此安適哉文是贊美之詞非文質之文也從周從其道之盡善非從王制也

唐順之文 彼夏禮吾知其尚忠也一於忠或樸而不文也云云 評 此以文字贊周禮非謂周尚文而論周文之宜從也忠質文三統是三代治天下之道亦不專主禮而言此章中初無較論三統之意但極言周禮之美盛道理該從非謂孔子不得位當從時王而不當反古也

從周是論理不論世

周之文自是歷代漸次釐來如此監字正其所以爲文之故非周自以文監二代也到此正盛過此失中夫子從周純乎天理之至若作尊王說不特不知文字并不知監二代之道便爲私意

矣。

非二代那邊下來。周不能自成其文。非周先王亦不能監二代以成文。

周家積累既久。又迭生數代聖人。故其監二代。極精詳。非前後所及。孔子從周以此。此非不倍義也。能說到聖人德學。方見監字本原。若但如庸說。則秦始監周弱而廢封建。宋祖監五代而廢藩鎮。皆可爲法矣。

此與中庸爲下不倍章不同。蓋不倍所謂從周者。只說遵時王之制。此節正言周時禮制之盛耳。其所以盛者。以其監於二代之故。但至末流。其意漸失。則夫子當時之文。非復文武之時之文。後生末學。便有擬議先民之意。夫子正謂周制本盡善。但人自未之從耳。

周文自不得不從。不可不從。非夫子私意也。
周末文勝。非周監二代之文也。周末人正不從周耳。
文勝之文。非監二代之文也。因文勝而思返質。是直欲去文。更非
夫子本懷。從周卽從先進意。

【錢之壽文】一代創造。質因時之所當然。遂於天下以不得不然。【評】纔是損益可知之理。【文】其樂邀於文者。人之情爲之也。而其不能卽至於文者。又天下之時爲之也。【評】皇極經世書可以上泝古元。下及來世。只此理而已。【文】禮始於唐虞。而漸具於夏商。使不必相因而求其明備。則文武之所爲者。禹湯先已爲之。而豈必待於本朝作述之才。【評】文明漸開。雖聖人不能先時也。【文】使禮不必求其明備。而已足以致治。則禹湯之所爲者。當復仍夫唐虞。而又何藉於君相多材之世。【評】天下之數有者。不復無。往

者不復返。類皆如此。

附此章文

聖人歎周禮之所由盛。而自決其從王之志焉。蓋周禮之所以文。亦二代之爲之也。而其文則美備矣。聖人又舍周何適哉。且天地之氣。日出而不窮。其必趨於文者。自然之勢也。聖人因其勢而爲之坊。使天地之氣有所留。而漸達於文而不知其所爲坊者。正天地之文之所自出。至於坊之之道益全。則其出之之勢益盛。而人且疑夫今此之所坊。有異乎前此之所坊。於是乎欲取一代焉以爲之主。而使天地之氣止而不流。歷世聖人反而從我。豈有是哉。今天下亦知周之所以爲周乎。爲三代異尚之說者曰。周之先王。其意一主乎文。而以文更易前世之制度。此其說非也。官天下者其事疏。家天下者其事密。故言制度自夏

始夏之先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承唐虞之後也。久之而人見其近於忠矣。又久之而見其忠之弊矣。夏先王固不知也。嘗繼世者其法寬。當征誅者其法峻。故變制度自殷始。殷之先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承夏桀之後也。久之而人見其近於質矣。又久之而見其質之弊矣。殷先王固不知也。然則先王之所爲制度者。皆本乎天下之不得不然。而後且從而爲之辭。又從而爲之議。其後周之爲周。亦猶是耳。然而周之獨文於二代者何也。古未有千年之國。久而益强者。我周自后稷以來。與二代相終始。成敗得失之故。積久而慮深。則其監之也備。如公劉之夕陽流泉。爲徹田之始。要深明乎作貢作助之原。置父之司徒司空。爲周官之本。固熟悉夫惟百惟倍之意。既不若二代之開國。其經營皆出於一朝。古未有一家之人。生而皆聖者。我周自太王

以下。比二代爲最盛。父子兄弟之間。材多而識遠。則其監之也精。如彖係於文者。彖復成於公旦。已大遠乎首坤首艮之文。下武始於武者。有雅頌。又作於成康。亦更備乎大夏大濩之作。又不若二代之創業。其功烈皆歸於一手。當是之時。自朝廷以及比閭鄉遂。典章服物。燦然具備。先王先公曰。我不敢不監於有夏。亦不敢不監於有殷焉爾。然已郁郁乎其文矣。若謂其意一主乎文。而以文更易前代之制度也。是欲遂大典而反之於無文也。夫天下之事。自無而造有。而既有者必不能復使之無。污樽土鼓。昔且以爲文矣。而欲於瑚簋紱鞄之世。污樽而土鼓焉。人情之所不能强。卽聖人之所不能强也。吾從其不能强者而已矣。是又欲亂舊章而引之於辟文也。夫天下之理。卽正而生變。而既變者必不可不復使之正。采蘭佩芍。今且以爲文矣。而置

於關雎鵲巢之側采蘋而佩芍焉人情之所不敢出即聖人之所不敢出也吾從其不敢出者而已矣然則周之不得不監於二代也夫子之不得不從周也皆天地之勢爲之也則皆聖人之時爲之也

子入太廟章

是禮也言每事詳愼正是禮當如此我亦行禮云耳乃辨明禮意以教或人非自解知禮也故知字不可夾帶入來是字直指敬謹之意禮字只在道理上說不在自己身上說則辨明處仍是凜然敬謹之意即此言亦禮也可見聖人無時不是禮若一夾入知字語氣便揚詡廻失聖人意象矣

陳際泰文 禮之儆也非病於衆人之不行病於衆人之不知**評**是字是令之知**文**禮豈一端而已其行之之際有可以義起者焉

其本之之原有可以意會者焉【評】原不曾有毋事問之禮若正是禮意是字明確精進【文】禮之不明非一人之故也【論】見所以任辨之故聖人聞人非議多引過宛言獨此毅然直任非自辨知禮辨毋事問之即禮也蓋一已之是非可以委曲任過而禮之是非關天下後世不可以不明正見聖人無我處後來鄉原一流不但自原不知禮意即有所知而人非之也一味含餬道他總不知不足與辨此便是多少陰私鍥薄與聖人此等處較看直是天淵

陳司敗譏夫子即婉承以謝之此獨毅然立辨者正爲時人不知禮者敬而已矣之義則禮意不明於天下故不惜直任以悟之或謙或辨總見聖人之無私

子曰射不主皮章

原有箇武射在。但先王之道。不重此。不主皮。謂不主於貫革。非禁貫革也。所重在此。則所輕自在彼耳。不主皮。則貫革之射。自攝於內。主皮。則禮射亡。而天下之能射者亦少矣。

原有兩項射。但禮射不主皮。

原有主皮用處在。

不主二字。一以舊武術。一以揆文教。兩義都備。

射本是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

劉子壯文　不貫革可也。所以進天下於能射之路也。能貫革亦非所禁也。所以收天下用力之權也。評方見不主全義。主字是尊重解。謂不專重貫革。便非禁貫革也。謂力不同科。便非舍力而論射也。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古聖何故製此不祥之器乎。蓋有所用也。不貫革。用之何益。讀此可悟井田封建。古聖人爲天下

後世計。至深遠矣。又多難之秋。樂言儒者之懦。但令人皆學射。射皆學禮。則舉朝之卿士大夫。登之疆場。皆將帥也。又儒者不知兵。吾先謂其不知儒。

陳際泰文 蓋古者無地而不建之射。無人而不教之射。以利其用。以安其生。故懸弧者射之始。投壺者射之細。其所以狃之者甚設。中多者得與於祭。中少者不得與於祭。其所以愧厲之者甚詳而有法。而又懼其以武競也。故於禮射一端以寄其權。吁。何其至也。故當時士大夫皆樂為之而服習有以自強。當時左右相衛者。皆士大夫。故緩急有以自恃。古之道如此。評 理實如是此三代以上之人材。與三代以後所以迥乎不同也。議論絕大。非末世經生之見。

金聲文 先王為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也。故雖處無事之日。不忘武

備有皮在而有餘之力不嫌立展〔評〕從原頭來此一重見識極大〔文〕先王觀德行之立於審固之時也故雖為威武之事節以禮樂不主皮而閑習其道盡其自效〔評〕正是先王盡力之用之道孫吳可使婦女市人蓋亦得其道矣射原是力上事但主於貫革即是尚力主於中鵠即是尚德中鵠也是用力力歸於巧即名為德使中鵠又貫革先王固所取也但不主耳其所以不主者以力不同科故也尚德則力在其中尚力則殺心勝而射失其道故夫子歎之文從先王善成天下之力治亂各得其用立解不言德而德之意已透其識見甚高要知聖人作弧矢以威天下便是為力看王者揆文教處能得幾許地其餘皆奮武衛者也豈先王不仁之術哉如此然後萬物各得其所其用力處乃所謂德也杯酒釋兵豈非詘力而中原塗炭何尚德之有

先王誠惡力。何不竟用黼布。并其皮去之耶。

力不同科。自有必同者在。若止欲賤力。則并射可去矣。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首節

記欲去只二字。當將子貢定有說。故夫子下愛羊二字。惜其無實而務文。此註之所以不可易也。人每將子貢欲去。另講出一種深心傑議。說聖人之知言知人。說而尚論者。反不如後世之臆揣耶。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節

羊與禮不是兩件。賜看來是羊。予看來是禮。愛禮即在愛羊上轉出。

聖人無日不是大道之行。一語所寓甚遠。

定公問君使臣章

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天性。不是假合。天生民而立之君臣。君臣皆爲生民也。臣求君以主治。君求臣以輔治。總有箇天在。故位曰天位。祿曰天祿。天秩天討。非君臣之所得而自私也。君臣之尊卑雖定。而其進退相去止一間耳。只緣三代以後君臣都忘却了天字。君以爲惟我之所欲爲。臣以爲生殺刑賞爲君所制。不得不然。於是尊君卑臣。相去懸絕。故其治也以威力相攝。及其不能攝也。則篡弒隨之。直弄成一箇私心自利世界。與天字隔絕。君不知禮之出於天。臣不知忠之本於性。性天命也。天即理也。性即理也。故朱子於各欲自盡上。又加理之當然四字。若不識此四字。便講煞各欲自盡。只成本心之學。自以爲盡而實多未盡在。如良知家言。也只坐不知天也。

劉靜窗雜文 古之聖賢共有天下之事而君臣名語至理也後世不敢道則以爲奇。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引賢以共治亦天也君臣本乎天禮即天秩天叙天命天討無非天也從天看下則君臣尊卑雖截然而相去不遠蓋禮之等止一級耳自無道秦以詐力爲君君非天降之君於是務自尊絕而與臣乖隔禮意漸滅盡矣後代未能反正其道不過於其所行加脩飾焉宜其君臣之倫失而治道亦不能復隆於古也然非後世曲學阿世者所知矣

天爲生民而作君君爲生民而求臣君臣之分雖嚴其情實親近自秦人無道上下猜忌爲尊君卑臣之禮而君臣師友之誼不可復見漸且出宦官宮妾之下矣宋時君臣猶存古意自茲以後復蹈秦轍禮數懸絕情意隔疏此一倫不正上體驕而下志

汚。欲求三代之治。未易得也。

金聲[illegible] 穆穆皇皇。反以無所加於臣下。而見君上之權。評 道得好。君莫尊於秦。君臣之道絕於秦。後來尚未能復也。宋差近古。

陳際泰[illegible] 後世之人主。以尊君卑臣爲治。評 此病自秦始。後世遂奉以爲君臣之定則。其實失其本義。而治亦因之日降。[illegible] 人君誠計及於已。則使臣不可不以禮也。君輕其臣。君因以益輕矣。評 以功利誘之。禮之本絕矣。且無禮則君已自輕。不必說到後效也。文 爲人主者。必知君臣之分何自而起。而後不難禮於其臣。評 此義甚精甚大。文 太古之初。未嘗知有上下也。衆與爭並起於世。而後就其大者而聽命焉。就其尤大者而羣聽命焉。皆受天之所司而爲志業者也。夫君誠無所甚遠於其臣。而可獨失其意乎。評 天字是禮之原。

文陳改良臣不與君爭進退生殺之權而獨爭此區區之禮且人臣而皆以犬馬自爲人主亦安得而用之評秦以後人臣都自待以此。

君有禮則其分益明故曰天澤履以辨上下定民志。

錫綠發君受天之命故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而臣者受君之命者也則亦無適而非天之命矣豈可悖其職守欺其至意而隳萬世之綱常乎論道理極高秦漢以後君臣不聞斯義矣自三代後以詐力取天下以法術治天下一切於人欲上脩飾補苴君臣之間皆以駕馭術數爲事尊卑懸絶情意隔離總忘却一天字不知君臣之所由來從天降下民起義故君求臣臣事君皆天也知天則忠字直從天命之性來不忠則逆天自有所不能已者非駕馭術數之所能取也他人枉作許多血性赤心格

言都在心上起論。若講心。則人心不同。願忠不願忠。盡忠不盡忠。悉人與志。惟本天來。則絲毫關欠走避不得耳。非先生誰能見及此者。

品量有大小。忠只是一。

黃淳耀 未有一日之報。而先以百年養之云云。**講** 忠却不是講報答。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楊以任 事君非以爲分也。還問此心。諸有不容已者焉。奈之何有盡者。遂有不盡者也。**評** 分卽所以盡心也。易盡者心。難盡者分。非分僞而心眞也。僞者更不循分耳。刻意爲血性之言。遂離却分義而單取眞心。不知忠字。却正在君臣分義上講出眞心。乃得。

禮忠二字。人多略去粗節而求精微。若儀節之禮。非禮。職分之忠

非忠。其說似深而易近離理。而責心。亦良知家言也。不知講到粗節處。方是禮。忠之實。方是禮忠之盡。則彼之所謂深者。正吾之所謂淺耳。越看得禮忠好。

禮字緊貼使臣上見。忠字緊貼事君上見。但能以禮以忠。須未使事前有德業工夫。此是推上一層意。非題中正義也。正義畢竟要於使上講出禮來。事上講出忠來。

兩句本平。何用側說。或以爲得對君體。非也。

艾千子 二語得稍似春秋時君臣爲確。蓋以一人禮天下。以天下奉一人。則五侯九伯。皆在臣列。事使又當別論矣。**評** 欲其似春秋時君臣。謂得對會定意。見聖人告君必誠切時要。則可。然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但講君臣自盡當然之道。古今皆不出其範圍。又何必沾沾切春秋君臣也。至云五侯九伯皆在臣列

事使又當別論。此直是後世議論。五侯九伯。事使之分不同。以禮以忠。豈有異乎。若單說分不同。則自一命以至卿大夫。又何嘗不分體統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章

惟文王之德之盛。故宮人於其夫婦居室之際。寫來恰得性情之正。亦惟宮人身被文王之化。性情自好。故能寫得聖人性情出。贊詩人。亦正深歎文王后妃之德之不可及也。後來不會此旨。强攻傳註。至謂撇開必主后妃求賢自輔。而辨謂宮人誰與文王卧起。而知其展轉反側。然則即其言刺之關雎。若后妃自作。則斷無自稱君子之理。既淑女爲嬪御。亦無好逑之義。鐘鼓之樂。除非此詩爲文王所作則可。否則又誰知后妃之展轉反側者乎。

只言作詩者。而文王后妃自見。

關雎只美后妃。忘却文王。是漢儒解經一大脫卯。

[illegible]此依毛註作也。所謂淑女。指三夫人九嬪以下。評

先不依註。妄以序說爲主。從見其不通耳。后妃得淑女爲三夫人九嬪以下而樂。有之矣。其於淫不淫何解也。即求之未得而哀。有之矣。何慮其傷乎。序亦自知其不通而逝云無傷善之心。則又太輕看了太姒矣。總是不細心求理。故不依註。不依註。豈有佳文。

宮人性情之正。正見后妃之德。文王之化。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明在文王后妃夫婦上說。後來不知道者。以爲涉房帷燕昵之私。欲改從序作求賢。而終難通也。則又變爲后妃求賢女共內職而作。其

支離無理。又甚矣。

人道始夫婦。其理最大。人以私欲視之。乃小耳。故曰王化之本。

【覺世經文】極其恩之所用。而不犯義之所域。是則情言之而不見其鈌。道律之而不概其違耳。【評】不論詩。只論夫婦。則關雎二字。何處著落。只爲他胸中看得夫婦之理甚俚褻。又道這俚褻。即聖人亦不過與人同。勉强說箇不淫。只是鶻突帳耳。【駁】稱正誼以節嬾娛。則將處乎二者之雜。【評】嬾娛與正誼。原非二者。看成二。只是私慾耳。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

自宋以來。學者皆穿鑿傳會以解經釋傳。而禮家尤甚。然其胸中尚自有所憑恃也。今村子腐豎亦以其肆心臼臆妄爲之鄙叛。更不可甚矣。學者愼勿以宰子爲托口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章

所謂器者。只如甁罌之類。生成只受得多少水。其間或受得一二分。或受得五六分。或受至九分十分。然其器則已定也。孔孟之不用。只是器大。無許多水去充滿得他。管仲之一匡九合。只是器小。纔一勻便盈。故器小不是在一事一節上論。或人以儉知禮爲器小。何異探籥喻日。夫子但言其不儉不知禮耳。至所云器小者。固難爲或人道也。然管仲之不儉不知禮處。正是其器小處。世間固未有不儉不知禮之人而其器則大者也。

首節

功名器量。正要分别看。管仲雖使功名再加盛。而其器量只如是也。

問管仲若儉與知禮。其器有加否。曰。管仲器小。只是合下如此。他

事遂補不得。

或曰管仲儉乎二節

不儉不知禮。不是證器小。然也只是器小中事。惟其器小。所以有此二事。從此二事。正足以見其器小。補出王佐作爲則器小本論自在。人便反以下二節盡首節矣。

【蒙引】古大臣學問深識。氣量果毅。即坐明堂朝百官。出入居處。用天子之制。宴享好會用天子之樂。而天下卒不得議之爲奢爲僭。【評】此語便有病在。此是漢以後人見識。却正是器小處。

然則管仲知禮乎。口氣極緊。是急爲不儉解也。

或人禮字。即從不儉生來。

或人認差禮字。只作冠冕迂濶等字看。所以即將不儉爲知禮耳。

由夫子器小之論言之管仲惟不知禮。由或人之意言之管仲

豈僅知禮。細玩然則字乎字口氣。彼尚以爲未足擬仲也。

夫子斷管仲。始終只是一案。或人却是隨地辨解。因器小曰儉。因不儉曰知禮。然則二字。轉口甚急。或人意中已不暇顧。毋矣。不知夫子到底只勘定器小。不儉不知禮。皆從重科斷中公案。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章

朱子云。味其語勢。蓋將正樂而語之之辭。今玩記者書法。固是如此。

樂有本有文。有聲有音。有宮有律。有容。數者合而成樂。本者。功德與事也。文者。詩歌也。聲者。器之響也。音者。響之高下清濁。如今之工尺四上是也。宮者。音所主之均。如工尺四上之入某調也。律者。宮所中之律也。容者。舞綴也。此章只於樂中。提出比音一種。講其節奏之善。蓋爲大師言之云耳。然作樂之事。亦莫重於

此經生家無論律呂卽聲音二字。尚有不求分別者。何況其餘。所謂可知者。只是審音粗淺道理耳。深入便非。止在聲音節奏上講。可知處正不粗淺。

樂有以器言者。以理言者。以音言者。此以音言者也。以器則已粗。以理則已精。惟音也者。不離乎器。而實本於理。粗之則婦豎皆能知其妙。精之則鬼神不測其故。

音節本可知。知不是不可知。知亦不是別有不可知。

作文畏避艱深。反說得樂有疑鬼疑神一種不可知道理在外。聖人言理。徹上徹下。決無此等蹺蹊。雖只說當然。而所以然之妙已寓其中。形而上者。卽在形而下。內非有二也。

翕純皦繹。乃聲音自然之理。櫪馬淵魚。皆知其妙。惟其如此。所以亦不可易也。

五音十二律還相爲宮。人驚詫以爲不可知矣。不知此正所謂可知也。虞廷搏拊。百獸率舞。奈何識字人反不如百獸哉。

儒者不與有司習。則其理愈高。其說愈謬。後世論樂諸儒。病總在此。飛灰累黍。古尺帝指。都無是處。王伯安論律呂。只求禮樂本原。更不問名物度數。大言欺人。其不知正等耳。

樂之難作。大約讀書人好立議論而不可行。伶工習之而不明其義。兩者相左耳。今日俗樂工尺上四。何嘗不是十二律還宮耶。夫子所言。不必古樂。即末世俗樂。亦斷不能出此。此所以謂可知也。古樂之亡。亡於器數。其聲音之理。終不亡。

歸有光文 苟不考於聲音之際。而終始之理舛而不明。則浸淫於流湎沉泆之歸。而烏足以與於先王制作精微之原哉。**評** 淫樂之害。都只在聲音上差去。理極精。

少孤喜嬉戲，嘗於度曲絲絃粗解，各均旋宮自然之度。牛鐸為吹

此理長在工尺四上，即是鍾呂。今樂猶古也。惟衆律高下一定之等，諸儒爭求未得，亦嘗坐不諳音度而憑空說理，故難明耳。

試從俗樂中，合絲竹肉兩端之盡而求之，元聲未嘗不可尋也。

惜無明義習數者就正此事。紛紛是古非今。轉說轉遠。

從之與始作以成相應。不與純曒繹同例。

純曒繹有挨次而無輕重層折。

數句聯貫而下。只始作從之以成有界分。純曒繹都是從之中事。

以成統上始從，即貼從之段，亦純曒繹並說。不單根繹如。

此章今人亦知講聲音，却不曉得聲音之所以然，損湯不損藥，仍是浮詞亂話，將純曒繹總無精切之言，有人偶用樂記字眼為主，司所塗點，相傳以經學古學為戒，以為不但無益，并且害事。

士夫胸中。不知樂記爲何物。又何論古今樂律更有何書也。

附此章文

聖人正樂之始。先以一成之節詔太師焉。蓋一成之節不明則樂雖正而不可作矣。此則有司之事也。故先以語太師。謂若所可知者如是。昔者舜備六代之樂。夫子自衛反魯。欲取其闕失而悉正之。而特恐奏樂者之失其傳也。則不第既正之後。無以循序而盡其神。即欲正之時。亦無由審微以考其變。於是首語魯太師樂曰。帝王無一定之制。或以象德。或以象功。此樂之本乎王道者也。不可知者也。天地有自然之情。忽而成方。忽而成文。此樂之生乎人心者也。其可知者也。然則人心之樂。與王道之樂。有異乎哉。而非也。王道之所能變易者。諸律有還主之均。而一律之自爲終始者。非神明之所能改。亦各音有迭廢之位。而

七音之自爲周旋者非運會之所能更然則帝王之制其所以
歷千古而不忘者非即此天地自然之情根於人心者深也哉
得人心之樂而後可以求天道之樂故樂其可知也凡樂必有
其始作拊爲父而鼓爲社會守者咸具矣自無聲而至有聲翕
之者厚自有聲而開衆聲出之者盈矣翕如也闢略而參差焉
非始也凡樂必有其從之治以相而訊以雅發揚者益出矣虞
大則易於容姦而獲雜者不得入濟明則易於離節而促數者
無由生殆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侵淫而紕繆焉非從也以是
始以是從凡樂之一成盡之矣出此而六成焉出以此出此而
九成焉降以此六九變而成不變也出此而小成焉分以此出
此而大成焉合以此小大殊而成不殊也蓋考樂在儒者而作
樂在有司儒者不與有司習則其理愈高其説愈謬舍易而求

雖而不知大樂之必易也故幾上下而識興衰求世之矇瞍瞽喻其微而當日之君卿不明其故明其故也仍不出有司之所守而已矣抑有司不與儒者親則其聲日流其變日遠去和而就濫而不知大樂之本和也故受依永而成克諧隆古之鳥獸咸通其教而後世之伶倫不識其方識其方也固不外儒者之所聞而已矣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章

封人見地儘高觀其辭氣之間加於晨門沮溺輩數等矣况俗吏洮吝乎

看夫子又看天下封人眼孔儘高一下蒼凉語便爲此老所呵矣

子謂韶盡美矣章

性反誅讓乃推論所以盡善未盡善之故非以善未善推論而征誅

之不是也。聖人亦只是論樂。不論兩聖人。在帝王諸樂中。獨舉二樂衡論。則武樂之美盛可知。但較之韶則尚有未盡善者。傳註推論所以然。故及德功上看耳。要之武王之德功已至聖處但較舜自是不同。不為貶刺征誅也。使舜當武王時。亦必伐紂。其樂自是盡善。使武王受堯禪。其所未盡善。亦終有遜舜處。在聖人分上。自有不可強耳。

論韶武。非論舜武。論韶武而舜武在其中。非論舜武而以韶武為斷也。樂以象功。舜武之功皆極盛。故聲容皆美。功之所由出。因乎其德其時。此其所以不同。聖人亦無可如何者。較量褒貶。則直作武王非聖人論。抹過德時。又是俗見周旋。

韶武軒輊。係聖人功德不同。聖人功德。又係氣稟時數之不同。道理本自光明。洞然言之。有何觸礙。有何周旋。世上含含糊糊。或

索性放肆妄論。總被武王非聖人一篇胡說。做成痞塊耳。

歸有光又蓋聰明未優於聖域。而又有嚴凝肅殺之氣。**評**反之亦入聖域。但有安勉之分耳。

呂子評語正編卷六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七

論語里仁第四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安利不道無淺深大分遠不得

仁安知利自全其本心之德初不為處約樂也然惟仁知久處約樂正足以見安利中體用各得之妙耳

安利須有本領不是處約樂處得是處約樂處見

安仁利仁不是安利約樂

章意在境遇上說脫離上文不得講安利入玄微便與本旨無涉然拈定約樂不識仁字徒得其粗淺至有說做安利約樂者其失更遠矣

金聲文 仁之為道立萬物之上有不可約不可樂之魄力有可以

約可以樂之精神。而非僅以約約樂樂。一任身世之浮沉【證】正希總不識仁字。說來止得佛法無多子。其看世間法。則不過蓮池七筆勾耳。【文】人不得安利之根。則終日皇皇亦人情也。而責不仁者。不觀其中之無主。而罪其外之無常。抑何以服其心哉

【證】余嘗見畫工棊師之最高者。雖盎無粟。衍無衣。曾不足以敗其趣。彼固有所自得也。藝事尚然。况理義之悅心乎。人惟中無所得。不得不藉外物以求樂。斯靡所不爲耳。聖人下此二句。正爲不可處約樂人指示可處本領。此文可謂老婆心切矣。但其所見之仁。却止是禪門有趣。與凡情之陷溺者雖有淸濁之別。其爲邪妄則一也。此處一着轉。說轉誤。吾即此文爲正希先生下一轉曰。人不得聖學之眞。則皇皇求禪。亦凡情也。而責禪學者。不察其理之不的。而罪其文之未醇。抑何以服其心哉。

【歸有光】術得其道而謂之仁。知其道而謂之知。君子之學止於仁而未至焉者由於知焉可也【評】此意甚的。後世但欲於心體悟仁。走入差路。只爲不向致知下手也。

子曰惟仁者章

【陳[illegible]新國】如是以遊於世。苟能淡漠相遭。渾焉大同。斯上治也【評】亘古無此事理。此便是佛老源流【又】分別倫類。有所區異。不得已之心也【評】好惡是天理上事。不是後來設法。

無好惡者。除非木石。若胞家便有好惡。然木之向榮石之攻玉。亦有好惡在。

好惡本自仁出。故惟仁者能完得好惡之理。人都說君子不得已而有好惡。先將好惡看壞。似好惡原得仁。仁者別就上面有箇斡旋作用。此却正是二氏差之毫釐斷絕天理處。人生墮地一

啼笑以至老死。無非好惡。只自私欲攙和。多失其當好當惡之理。惟仁者無私心而當理。則所好惡渾然是仁。原未嘗於好惡上。別有作用也。纔著作用。便是不仁。總爲看得好惡是後來外鑠。可以惡心倒置。不道此有箇天理在。不得從心說起也。

張德文 今於羣倫。當前。汎然相値。而不以動吾念焉。此其人其於萬物。豈有所惜哉。淡淡者殘刻之漸。故凡可否不置。好醜不辨之人。其居心之際。吾甚疑之。**評** 老氏之道德。必爲申韓。佛氏之平等。必滅絕倫理。其義如是。其原只是一箇自私自利。便只是一箇不仁。**文** 若夫對物忽而歡愛不忘。忽而憤恨不已。事雖二致。其相關之處。皆緣不忍之意而生。**翻** 可知好惡原便是仁。只是私心誤用多耳。

熊祖龍文 無情之人。不可以任好惡。彼將以是非聽諸無窮。而已

不與焉有情之人不可以任好惡彼將以邪正惡於有我而道不問焉評兩路夾出惟字要之兩路原只一路曰不仁而已故大惡人與善知識源頭合一。

此好惡粘人說當好惡自在人好惡之準仍在我。

兩人字雖說外邊事兩能字却說裏邊事先須無私心然後當於理不到得當於理只無私心也不濟事。

能字講到權用即與仁字背便講到功應上似乎能字盡頭却也是外面一截不知只在當理處便是盡頭不必更講受好惡那邊也天下頗有好惡雖爲人所悅服却未必無私心而當理故不可以此論能字也朱子曰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未必當於理此說最精須知必無私心而當於理纔承當得箇能字此是裏面盡頭那一面更不消說得矣。

【黃淳耀文】聖賢吾與之。不敢以我定人之聖賢。不肖吾疾之。不敢以我定人之不肖。【評】畢竟以我定。但定於理。不定於心耳。【[illegible]】邪正未分之時。以一人斷之而服。以一人斷之而不服。【評】能不必講到人服不服。此亦說向外面作用感應處。兩能字只在理上說。不在事應上說。在事應上說。便粗淺也。不在心體上說。在心體上說。便落空。蓋無私心。只說得仁者二字。一講到好惡。便有箇理在。惟無私心。乃當於理。惟當於理。故謂之能。文於上邊只見得箇心體。於外邊又說向事應中。開却脫離了當理。故精粗皆有未盡。

能字只講當理。不講人服。雖人服亦由當理。然又是推一層話頭不是本義。

能好惡只講當於理而得其正。不是說功力足以及天下為能也。

聖人只論仁者道理如此。竟將好惡說做刑賞舉措。只是好惡功用。亦只說得治道一邊事耳。

能字指理。不指功用。註所云好惡當於理。正解能字也。凡在功用看能字。憑他歸本仁者。總說成體用兩截。

能必兼智勇而後足。未有不智不勇而能好人惡人者。故智勇即仁之分體。然仁可以兼知勇。而單論智勇。則不必仁。不必仁。則智勇亦失其為智勇矣。

目明於五色者。非必天下皆盲也。耳聰於五聲者。非必天下皆聾也。好人惡人。天下羣然為之。然以仁者觀。其能與不能。則有間矣。當重能字。不可但挑惟字。

子曰富與貴章

人必取舍端正。而後可以講存養。故此章從外邊說入內。今人於

立身大段毫不曾分明立箇界限一味談心說性豈不可笑要之富貴貧賤原不是外邊事學者工夫須從出處去就辭受取予處做起耳到得聖人分上於富貴貧賤却都是精微不易到處矣

取舍義明是最粗工夫要擇難做的做起存養功密是最細工夫是卽易忽處尚然今日自名學者先問其出處如何取與如何便已不端正更何所論也若到存養工夫密則區區出處取與之義又不足言矣亦以此見處富貴去貧賤一事之失去仁甚易而終食造次顛沛終身無頃刻之疎漏不違仁極難可不勉諸

人必取舍明而後可以言存養吾見講學宗師談心論性訶詆古人至其趨擅營利喪身失脚有不可對妻子者吾不知其所講

者何事也。

闕。

趨舍存養。工夫有精粗。事理無大小。看成兩件。便有多少內外隔

欲惡是人心。仁是道心。欲仁惡不仁。則人心合於道心。而欲惡之用正矣。欲欲惡膠戀著富貴貧賤。則離道心而入人慾。欲惡之用失矣。欲惡正。乃可以言仁。未即是仁也。下面一節節說入求仁工夫精密處。固不離不處不去路脈。亦不廢欲惡之用而求之空虛也。故註分首節爲取舍。而下兩節爲存養。則工夫原是一片。却自有淺深粗細之分。人將首節看做境。下兩節看做心。於是强分內外。不知富貴貧賤雖外。而不處不去。即內。無違必於是固內。而造次顛沛亦外。心境固不可分說也。不處不去。只定得箇門路。札得脚根住。下面工夫。一步精一步。一節難一節。人

於下二節。仍粘著富貴貧賤。若此完得不處不去。便是仁。則反重首節而輕下面矣。

揚以德說 夫人之以道處富貴。無以異夫不以道處富貴者也。夫人之以非道辭貧賤。未必不甚於以道而猶怨貧賤者也。雖成者名也。雖必者心也。云云。評 維節見地。只到得富貴貧賤界頭。善爲擺脫儆醒之言。正奈何這四字不下來。故滿篇只發揮得這四字利害耳。于子以爲輕富貴貧賤而重造次顛沛。非也。他連造次顛沛。亦將來講富貴貧賤。吾却謂其輕撇仁而重看富貴貧賤也。造次顛沛二句。極言不去仁之盡。非以此破除富貴貧賤。若以此破除。乃二氏勸世文道理。如所謂歎骷髏。呪孤魂唱蓮關道情者。最俚鄙可笑。在彼家且爲下乘說法。奈何讀書士夫亦爲斯言。維斗謂死說無道不去道理。理終不透。請問誰

能死說這道理而不透來可見諸公總於仁字沒理會故紛紛胡謅如是竟不知聖人此章說高甚矣

後世學者大病莫甚於自己悄峻絕只管把道理放低來湊我若能於粗節上稍稍立脚便將下面極卑污一層擬議其辭以擡高自己地位如釋氏之於貪癡良知家之於虛僞皆是臨深爲高要之貪癡虛僞固不足與言道聖人所與言正爲不貪癡不虛僞而仍無當於道者正多無當於道則亦終不免於貪癡虛僞之歸耳良知家極惡宋人論人之嚴謂彈射無完人不知從宋人之論而爲之爲完人乎抑從滿街皆聖人之說而爲之爲完人乎然則惡宋人論人之嚴此心已不仁之甚而不可以入聖人之道也明矣看此章講者多犯此病謂不處不去地位甚難終身守此便是不去仁若然則原憲於不處不去可謂終身

以之。又且克伐怨欲不行焉。而夫子終未肯許其仁。何也。要之其胸中原奈何不下這富貴貧賤四字。看得這地位極難。立不處不去之下。而欲窺測不處不去以上之事。又安從乎。沾沾只守不處不去之心以爲仁。則子路終身誦之。夫子何以云何足以臧乎。且如此說。又是不違仁全靠不處不去之心做成非爲仁而不處不去矣。

陳際泰文 云云。**評** 首節前便揷入仁字意。意謂必能仁而後得不處不去。則不處不去便是極頭田地。而末節爲仁境界。反淺如首節。全章都成倒說矣。非註中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意也。做末節。謂不處不去之心。不使其有時去已。則仁乃不去。爲要此不處不去之效。故密其功於終食造次顚沛。都是倒說重首節。亦非註中存養密則其取舍益精之旨也。

[又議]人有留心於其重大之所最關者。以發聲於天下。而其小者因而自放云云。[議]將富貴貧賤看做重大。而以終食違仁作小者看。悖謬極矣。孟子以讓千乘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正指此也。苟志於仁矣。則欲惡自正。故聖賢以求仁爲急。審富貴安貧賤。乃求仁入門之粗節。此處脚跟一蹉。上面更無可說。若便以堅守此念爲仁。則許由黔婁皆可以稱仁人。而陳仲子亦可爲得大道而疎小節者矣。總是自已胸次汚俗。怕講到道理精微嚴峻處。不惜破碎書義以癸之。極爲悖理。而六家文評反贊其妙。譏註爲未夢見理路。吾不知其所謂理路者何也。想評者於平生去處之際。本心上直是打磨不過。故亦爲此盜憎主人之論耳。

啟禎時諸名士講作用。看得富貴貧賤至重。不處不去極難。遂謂

無違仁也只是守得道箇便是粘煞首節要混而爲一不分取舍存養界分最爲粗疎

首節

【黃[illegible]】欲惡可以累仁不處斯無欲也已不去斯無惡也已【評】欲惡心之用如何無得但用欲惡差乃害仁不處不去亦只是好惡得其正耳非無也

欲惡無時無處無之

【[illegible]】見富貴而有欲者其欲易盡未見富貴而有欲者其欲難諶【評】窮秀才破被中未來帳便無饜足何待得志哉

不以其道道字謂不當得而得將文提明道字頗不合

若將道字看做大道之道則天下但有不道之富貴安有不道之貧賤不以其道得之謂我不應得而得耳故曰其道其字指人

而言。

不處不去總是一樣。陳大士謂以道却富貴亦可以道却貧賤故不去者尤難。若都以道爲衡。是亦巧於却貧賤矣。其說似新快而不知無此理也。富貴之辭。我可得而自主者。故不必聖賢獨行之士皆能之。要却貧賤非我之所得而主。貧賤終不能却。安能以道爲衡而巧却之耶。故不去貧賤之人。亦不必聖賢獨行之士皆能之。所謂不處不去者。聖賢於這上面取舍分明。毫無係戀怨尤之意。渾然得其天理之安。乃所謂仁也。

君子去仁節

首節即是爲仁。

首節中已有仁字在。故此節哭接。爲上下之關紐。

陳子龍曰 不處不去。此固近於好名。而不可謂之仁也。**評** 不處不

去。即求仁大端立脚處後面只從此加純密耳。豈得說壞。不處不去。非指好名一流。惡乎成名。此名字甚重。亦無惡近名之意

陳際泰文 不處不去。爲此者凡以求仁也。然而勉而爲此。必有大美者以奪其情。則亦所以求名也。吾子之以可至之實。又予之以可居之名。云云。**評** 求名予名。一派僞妄作用。此後世學術之大患。奈何以此誣聖教。余最疾人援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之說。古猶今也。三代以下。人材未嘗不生。因政教衰。民不興行。又都被此等說數誘壞。以是日下。由其說充之。三代下必無眞聖賢豪傑矣。而可乎。名之與實。用之與體。本不相離。名之不立。當責之實。用之不行。當問諸體。名即實也。用即體也。若離體而言用。是爲作惡。離實而言名。是爲作僞。作惡作僞。聖人之所深誅也。而以名歆人。有此聖教乎。且將仁作美名看。視天下道理反

成假設奚文人妄言不自知其陷入而身蹈僭聖之實如此不可不戒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節

此節正是君子存仁工夫非讚君子也。

存養之密只說工夫不說現成。

存養工夫原無頃刻放下。

此極言存仁工夫之密說箇密尚不足以見之從其罅隙推求乃見其密之無間如此此是反面語法若謂君子專於終食造次顛沛上用工夫便不是或謂此處最重於此過得方算得手都將終食造次顛沛等字看煞了也。

終食造次顛沛一例不可以終食作實境以造次顛沛作設象。

違只是間斷。

終食無違。猶云不須臾離耳。非專於終食之間用力也。

終食之間。猶中庸所謂須臾。極言其無間斷。非謂於此者工夫也。

須從無前後際看全身。

終食連前後際看。正以暫形常耳。

正面說話。不過言君子存心之密。刻刻依於仁耳。然如此說便鬆泛。不見君子用力精嚴微密處。故曰無違則全體見矣。曰無終食之間違。則全體之罅縫絲毫處都到矣。

不過說君子無時不依於仁耳。然正面講用力處。精神便覺鬆。用終食之間違仁。反面托出。乃見工夫細密。君子全體用力處。纔說得盡。

是反托語。總欲形容存養之密。反借疎處托出。說到違字。已是仁多不仁少。至終食無違。則無幾微之去仁矣。

正面只是平時無非仁耳。然此意儘倫難狀。故借反語托出。

居敬主靜。是存養貞定工夫。

從君子戒慎恐懼無時不然處。看出無違全體。方是存養之密。不是修飭補漏頭出頭沒境界也。

造次顛沛。極言其存養之密。非欲求免於造次顛沛也。

楊復在交 天下貧賤者。正卽有可惡之貧賤。而富貴者又正卽富貴之可欲也。亦曾思造次顛沛隨其後哉。**案**此卻嚇惡欲者不動。要造次顛沛。其說先造仁矣。

下兩句只是得上一句。此一節只了得上節一箇去字。

總註謂取舍明而存養密。存養密則取舍益明。兩節有交相爲功義。到此更分粗細不得。

終食無違。正是全體工夫。初入頭人。於取舍立得腳住。纔好講此

節進步。是本章之次第也。若此一節工夫完密。則投之以千變萬化之取舍。而無不自得。斯其爲不處不去者。又精矣。是總註圓義也。

首節在取舍上說。此在存養上說。其所指益精。看註云。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已離首節界矣。論者尚欲回互。自不勝其粗。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章

首節註下成德字。謂已成好惡之德者。將文輒作生安一流看。因以次節爲學利。末節爲困勉。強分三項。并三未見亦誤解。或以首節對下二節分兩種。近似矣。而以天人安勉爲別。仍是錯繆

第一節理當見。人未見。第二節未見其事。第三節未見其人。只用理事人三字。安頓三個未見。便的確清楚。

首節

此好惡字。粘定在仁不仁上。拆開單講不得。原是說為仁。不是論好惡。且此好惡。亦只在資稟德性上分看。不是說一人用情發意也。

今文輒云所好所惡之源。猶是推深到仁字。至云無好無惡之初。則更欲推深到仁字上邊去。此尤不可。若謂本體渾然時。聖人也只說箇未發。不曾說有無喜怒哀樂處纔說箇無便墮外道。不可不辨。

朱子明訓好惡皆自己身上事。非言好他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今必拗其說以為文。直是亂道。

世間人未有惡仁好不仁者。則好仁惡不仁。亦是嘗有。如何便說箇未見。只是世間多是似好非好。似惡非惡。半好半不好。半惡

半不惡到底不曾爲仁便算不得好惡故夫子曰我所謂未見者乃必須如此方纔算得看接口卽復下箇好仁者惡不仁者意思可見將復下兩句重聲讀斷便得神理

好仁惡不仁兼資眞學力說

首二句說未見此二等人好仁者無以尚之下又從而詳解二等之事

既云未見矣卽接口云云可知夫子心目間自有箇模樣在必要到無以尚不使加方用得好惡之力盡仰大學傳務決去而求必得以自快足也所謂成德亦是指用力之盡不是稱他自然如此與下節用力分別也故曰成德之事事字正指無以尚不使加是實用力工夫看朱子於誠意傳註云知爲善去惡則當實用其力可知用力只在好惡惡惡臭好好色只是用力之

盡。故此節無以尚不使加。即是下節用力。所分者在盡不盡耳。

聖人賢人。只在用力處。用力只是好惡。首節未見。正爲無人如此用力得盡兩者字。是成其好惡之德之人。故註下成德字。人多誤認成德爲生安。與下二節強分天人安勉。失之遠矣。

註中成德。是指兩種現成人說。朱子云。只是利仁事。則非安仁可知。同是利仁而有好惡之分。所謂資性生成亦非生知性之之謂也。人誤看成德竟說做安仁性生一流。與下二節強分天人安勉。不知幾州鐵鑄此一大錯矣。無以尚不使加。正有爲仁工夫在。即下文用力處。但此指已成之德言耳。

註中成德。言好仁惡不仁之實有諸己。不是生安自然之謂。說者錯會此二字。强分安勉。更有述下二節分三項人看。謬皆因此須知成德煞有事。

俞簡文原批此言成德之事。聖人之徒也。語語自然。方與下節用力不同。**評**甚不的。朱子謂此只是利仁事。非聖人之徒也。下文用力。亦不是好惡外別有其工夫。但此爲已成好惡之德者耳。非好惡爲自然。下用力爲勉然也。

何謂利仁之事。爲好爲惡。必由分別。分別好惡處。便是知者事。故曰利仁。好至無以尚。惡至不使加。即大學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意之誠也。然必知至而後意誠。故註中各下眞知二字。

仁本無尚。好仁者眞知其無尚。而用好亦無以尚之。

王聘文吾未知其加身者。仁也否也。**評**不仁非固有。故曰加。仁不可以加言。故反說不得。

蓋有之矣節

蓋字下得遲疑。有之矣三字下得爽快。蓋字下得遲疑。承上文我

未見之詞也有之矣三字下得燥快振下文我未見之詞也

歸有光評 天下而有力不足者或偶出於氣稟之偏而昏弱之甚固已為事之變而非君子所道之當要之世無用力之人則亦無及於力之不足而吾固無從而見之也 **評** 此箇未見說得明白只言未見用力之人也

子曰人之過也章

此章之旨不是深求正在淺看謂即人之過失顯然處皆可以見其心之仁不仁君子定失之厚小人定失之薄耳人不明此旨添出許多略迹原心閑話而於不仁一邊定要含糊不說出徒見其謬迷也

分君子小人便兼仁不仁分清黨處便是觀正不在深求

歸有光評 然則觀人者亦於其心焉求之可也 **評** 此却倒也正觀

過以知其心。無觀心以知過之理。

觀過何原兼仁不仁說。單爲洗刷君子者非旨也。或云。如註言則仁字下須增出不仁二字。似傷語氣。曰。如公言。則亦須於觀字下。增出君子之三字。獨不爲傷語氣乎。

黨字中已兼仁不仁。

各於其黨。正是觀過之道。人將此句泛泛說過。到觀過句另講作用。無惑乎其支離蒙混。而反疑註中增出不仁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孫庭文】以一身任天下事者云云。【評】說箇任天下事。看於天下三字便粗。【文】外惑於事變之難知。內迫於機心之易動。往來憧憧而無斷然於是非之準。雖有幸成。君子不道焉。【評】無義則內外皆病。模稜混帳。總是沒是非耳。

於天下。猶云凡事耳。謂之天下者。言無適不然。與子張問仁章之
於天下同。非治天下服天下之謂也。
於天下。猶言應凡事。與能行五者於天下天下字義略同。今多錯
看。慨張大天下二字。故有義在天下不在君子君子以天下還
天下之謬。
[illegible]學者以正大之資。而誤流為一介之守。皆不於其居心
也。於其應事而已。[illegible]應事即居心之病。[illegible]如矯用而一於舍。矯
舍而一於用云云。[illegible]適莫是意見上病。不說事上偏廢矯救相
反也。舍有舍之適莫。用有用之適莫。[illegible]引義而從己之心。[illegible]倒
說成義外。義從事物見。而其根其於心。說在天下在君子都不
得。事物之義。雖其於吾心。而不辨擇則不明。故古人於義上者
簡精了。而智附之以見。然必先虛其心。無所執滯。而後能辨擇

而至於精。此比義之所以必先說無適莫也。於適莫害義處。尚看得糢糊。故義與吾心賓主先後。亦未見的實地頭。

天下只有一義。適莫者。無見於義而憑心造理。自以爲是者也。

適莫作迫套可不可看。却說兩字乃人之私心。徹見不是外邊行止也。

適莫之病。不専在事未至時。適去現在未來都有。

適莫與義正相反。適莫便不是義。義便不是適莫。理固如此。然無適莫而不精於義。却無是處。古人所謂無私心易。當理難也。

其無適莫。正爲義之與比。惟其比義。故無適莫。此兩路原只一路也。然失却一邊。則所謂一路亦不的。

從無適莫出義字。須有界分。將講要一直說做無適莫便比義。道是大謬。

無適莫而無義以主之必流於佛老之倡狂此本天本心之分也註中引謝氏說正見此意無適莫下自當作一波折接落而近說好言直截謂不用過文爲妙吾所不解無他猶是中新進之毒也

昔人言衆人之心無主以無所主而生有聖人之心有主以有所主而還無乃知唐虞事業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不是隨緣任運只是完他箇道理應當耳人云無適莫便是比義大是涸話只有義之與比方能無適莫要做義之與比却須先無適莫始兩邊混併不得也

天下事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我能知明處當便謂之義我不能知明處當我自失之耳事物之理自在也君子於一事一物必使我所以處之者與事物當然之理相合爲一此之謂比人因

看義字不真故講比字皆不的。

【錢禧[illegible]】明道於無感之初君子與天下皆寂而羣生萬動之原先立其大順應於物感之際君子與天下皆作而堯舜事業之大仍處於虛【評】比字內其涵養省察工夫兼事前事後道理徹首徹尾淺人不能道者

義是極有界限者君子精義亦正在界限上用工夫義之與比猶云惟義是從耳而其說者要將比字說得無意而自合渾化而無迹却正與聖人之旨悖矣

義須講究乃得故曰精義。

義以方爲體以精爲功不可以融化渾淪爲極自晉人淸談乃有此解自以爲高而實非也

或云義自爲比不以我比義是隆萬後不通講章亂道不可爲訓

子曰君子懷德章

他章都指云爲處說此指其用心之微懷字有性情有專力有風習。

懷字用力久而深與別章君子小人論其所爲者不同。

君子小人其所思向定是如此思向如此所以爲君子小人須得

警省變化之意。

懷字與論字不同如何論是如條下事懷是意條下事論是分曉

稍深懷是起心發念在此。

子曰放於利而行章

利字即與義字對凡計較自私作用皆是貨財其一端放利而行

謂凡事要占便宜損人益己也。

放有自據意有專務意。

是故於利。不只好利。是多怨。不只有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章

禮與讓不是二物。不讓則禮非其禮矣。看為國以禮。明其不讓程子謂達得便是堯舜氣象。其理自見。何有二字。須從禮讓與為國關切原頭體認。

子曰不患無位章

試問秀才一生。擾擾戚戚。所為何事。平生所學辦夫子等相二書獨不能。古人不免受誚矣。只為人心皆向外求諸人。故聖人於此等處。皆引向裏求諸己。明下兩不患。所以截斷人心邪竇也。今若云聖人不禁人求位求知。則雖謹言慎行。仍是干祿之學。非在中之理矣。自己胸襟鄙陋。不得將聖賢言語拆低來矣。

所以立之志。不在立位時。天下舉人進士。一旦授官。直是茫然不得不藉幕師衙役矣。哀哉。

求爲可知。不是一技一能便了。可字中煞有窮學在。不許庸醫冒濫。

可字者。眼人卻同見其可。不知亦不失其可。求爲可知。談何容易。今之處士。冒濫者多。好與後生。俱欲向此中作逋逃之藪。令彼清夜自狀其所爲可者安在耶。竊論先輩於盛世不試。講學諸公。負高名於身後。今讀其書。未嘗不以大布終身爲幸耳。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曾子章主行。子貢章主知。亦本朱子。然朱子分別兩章不同大段如此。曾子質魯。平生於踐履得力多。然其學以格物致知爲始。未嘗不事知也。若子貢章。則明指學識。自當在知處說。與此不

同雖學識亦不離心。然又是一話頭，所謂節節推去可知是說也。

【黃淳耀[illegible]原批】曾子平日既得力於忠恕，便是從心上做起。既是心上做起，便是平日已知一貫之理。但此日互相提唱，爲中下人說法耳。世儒以曾子爲至此始悟，豈非說夢。【評】聖門傳習，誰不從心上做起。心上做起，便算已知一貫，則得者當不止曾子矣。平日得力於忠恕，却信不及，即是一貫事，得聖人一指示，乃渙然冰釋。雖不是別見箇道理，却是至此始悟也。若謂互相提唱爲中下人說法，此言尤可笑。曾子忠恕爲中下人說法，猶混得去。夫子一貫，亦爲中下說法乎。則將以何等爲上乘說乎。曰吾道，曰夫子之道，聖賢明明對面親切裁成，而曰爲中下說法，聖賢無此搗鬼行徑也。

忠恕盡頭便是一貫。本體止是一件。但聖賢用處不同。工夫各別耳。人將一貫看做教外別傳宗旨。將忠恕看做義學知見小乘自然牽扯不合。於是容措一心字了之。正中渾然一理。泛應曲當。是解一貫。不是一心字可了也。若一心字可了。則一貫忠恕都屬强名。原無分別矣。此正儒釋本天本心分別處。故一貫忠恕。看做兩件不得。竟看做一件不得。

道理止是一箇理。到各人身上。便有許多道理。却仍只得一箇道理。所以一貫亦正自不同也。譬之傷寒。寒只是此寒。但受寒之人。有虛有實。有陰有陽。所以證候不同。而方法亦別。到得寒邪散盡。元氣復還。原只是一箇傷寒道理。若執定一法以治傷寒未有不敗矣。卽此方見聖人之言。原不曾虧欠下概。曾子之言。亦不曾瞞過上概也。

陳際泰文 聖賢相証以一。云云。評 禪如猜謎。故曰証。聖學不可言証。相字尤不妥。總於儒先所說一貫忠恕之義。一無理會。一無足信。只有幾箇和尚因緣公案。蟠踞胸中。反信得聖賢亦不過如是。但於此處寫出機權作用。自以爲高。一切一貫忠恕。只當箇話頭看。當時極道秀才如大士者。尚且如此。安得不肯天下秀才化爲異類也。

陳子龍文 性命之說。聖人所不道。而無如其理之近似。云云。評 惟聖人乃有性命之學。異端借襲其名而非也。豈得反以性命之說推與二氏哉。

首節

一以貫之。須體會註中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數句意理境象如何。

雅字。疏解不得。描畫不得。敷衍不得。容取大意。必作拈花微笑須子矣。前定員積力久四字。尋討下落。自然天外墮頭。却又脚踏是地。

子出節

夫子不出門人未必不問。適値子出。不得不問曾子。人每將子出穿鑿公案。多隨狐禪家法。

錢起莘文自記 子出者。暫可出而出也。俗解有謂曾既唯則子可出者謬。又有謂子出使門人可問者尤謬。**評** 凡無可者解者當以不解解之。此齊后斷連環。巧於解者也。俗子橫生是非。自取敗闕。

只一箇忠恕。天地聖賢學者各不同。

有聖人分上事。有賢人分上事。有常人分上事。分殊理一。

此是本天之學，徹上徹下。故程子指出天地於穆不已變化各正。是忠恕盡頭，其寔却在盡己推己做人近人全不理會。只以一心字了却忠恕，若云夫子之道心而已矣，不知其流入於禿丁本心之學也。此等處須細辨。

須知曾子此言，爲門人指示，非正頌聖人也。忠恕而已矣，就學者分上指出聖人全體，云不過就是這箇，造到極處，便是聖人之一貫而已矣。三字語氣可想。程子所謂聖人之忠恕動以天，亦是將忠恕移上一階，就聖人身上說，畢竟忠恕本位名義，須還他平實，故程子亦必先提違道不遠說入，方是徹上徹下。若竟丟開下一截，單說上一截，說話儱儱侗侗，如云夫子之道心而已矣，又如云夫子之心自然而已矣，仍還門人一箇大混圇，豈曾子語意哉。

忠恕一貫。先將分際看得盡然。故其合處說得無間。凡道理到難下語時。聖賢都細細拆開說。義亦如是。

忠恕本是學者分內事。然聖人亦只是無爲之忠恕。到天地亦只是無心之忠恕。學者較推行者力耳。却只此一箇忠恕。但所以爲忠恕不同也。作文意中先有低了忠恕。便似曾子於夫子之言。作個呆把柄入手。改頭換面。接引後學賊智矣。

從學者心目中。指出聖人要妙。作稀奇說不得。作粗淺說不得。而已矣二字。指點親切。而高遠朴實而活變。

朱子云。忠是一。恕是貫。此是分體用說。其實恕也只是一。故又云忠在心。恕在事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著便各有一箇一。恕自忠出。所以貫之也。看所以二字。自分明。若竟以忠貼一。以恕貼貫。又生枝節矣。忠是盡處一。恕是推處一。更覺明白無滲漏。

【[illegible]記】此題作者紛紛。皆因輕視忠恕。做學者極淺極易平常道理。故其敝至於不一而足。有云。曾子權對門人說一貫只是平常學者忠恕便是。以門人不可語一貫也。如此則以一貫爲精。忠恕爲粗。一貫爲性。忠恕爲勉。將聖人曾子門人對面分成數級。不幾與一貫矛盾乎。此一謬也。有云。在聖人是一貫。在曾子只憑他平日所得處看成忠恕。如此則曾子一唯仍舊故吾。聖人時雨之化安在。此又一謬也。有云。曾子到悟後信手拈來。無非一貫。如云仁義而已皆可。此乃禪家撮土爲金之說以禪詁經。淺陋鄙倍。莫此爲甚。且吾不知曾子何如人。乃對門人如此誕易也。此又一謬也。予謂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已盡之矣。然如此雅不爲近日所喜。蓋近日浮華勝而實學衰。彼安知性命之書爲何物。宜其

不足語此章不體註意不依先儒之說而妄出謬解轉成邪遁如東鄉之論詳矣又有一病依稀籠統道寫集註大全語自謂合題而究竟無當只看其寫來虛字襯帖前後位置語氣輕重間便知其無實得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章

君子小人是指已成者說程子謂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正指已成之君子小人。

喻只是明白君子只於是非上明白得盡小人只於利欲上明白得盡力行在篤好之後篤好又在深喻之後。

喻兼性學不是漫然便曉只是入門一岐一路必造其極。

世間只有這兩條路不喻義即喻利中間並無隙地可閒歇一班人而且喻義者必遠利喻利者必賊義中間亦更無調停妙法

可兩不相妨。

常人之心。與義爲何扞格。可知其間有物。君子喻義工夫。却全在知上得力。須從格致用功來。此是喻之原。

喻義喻字。極神明却極謹嚴。時文妄欲求高。增出圓融權變有心無心種種俗解。影響儱侗。說到無忌憚去。須一槩而屏除之。

喻是自得處。非能喻諸人。亦非人之得知其喻也。

喻字兼深知篤好而言。然必深深知然後篤好。看深字篤字。皆非恒人之知與好所得而與也。君子喻義之深篤。道理備著。講得進至喻利。則人但將貪汚一流罪案。不知這裏面正有人物在。天下頗有忠信廉潔之行。而其實從喻利來者。蓋其智慧寔曉得

如是則利。非然則害。故所行亦復近義。然要其隱微端倪之地。是不從天理是非上起脚。而從人事利害上得力。此之謂喻利之深篤。若貪汚之人。止知小利而不知大害。知近利而不知其後之大不利。此并不能喻利者。雖均之爲小人。而其等高下懸殊。不能深喻者。其爲小人猶淺。至喻之能深篤者。直與君子疑似。後世不察。每爲所欺。而此種學術。遂流傳於天地之間。如孔孟所指之鄉愿。今人竟望爲君子不可及之人矣。豈不可恨可痛。明此方見聖人特立微辨。正不小小。

陸子静說志習在此則喻在此。是從喻字前說。子静謂科舉純是喻利。看來確然如此。今日舉業。愈趨愈下。即不利亦務之。只是妄求耳。并未曾喻。然則求昔日之小人。亦不可得矣。

子曰見賢思齊焉章

思字用力處有無數工夫在內省中亦有定際。
見賢見不賢尚有定盤星不走。
不但見賢見不賢也讀文字至警切處須有箇怵動意便是時文
秀才也定有些身分。若毫無志氣人裏外麻木便日日對聖賢
講習聖賢至論也針劄不入況時文乎。

子曰事父母幾諫章

幾字在人子諫法上說言其立言用意之微妙使不覺其為諫者。
若竟作知幾幾番幾之幾則在父母事勢上說似當先幾而諫非
幾諫之謂矣。

子曰父母在章

太真絕裾而去彼云王事靡盬耳。然尚為終天之恨今之遊士幕
師有無故棄高堂數千里外而且托菽水為辭者矣彼獨何心。

子曰父母之年章

喜即是懼。懼即是喜。喜懼原一時並集。不分先後彼此。一則以是一合念說。非兩開轉語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章

俗手定爲做不言矣。古者未嘗不言。不出二字。夫子正從其言看出耳。

子曰以約失之者章

約是收斂近裏著實意。

閱歷世故深透。而無學問以自守。到得悔悟將做工夫不及。只好走入邪說躱避去。從來才人狙俠。老妓名士下場。未有不以禪終者。蒲團拄杖。正是一團狠熱肺腸。狡黠機械。不妄想因果受用。即貪竊法席名位。此其心與禽獸何異。亦算以約之道乎。老

子清淨不犯手。近乎約矣。而滅理窒情。出爲申韓。其失略同。皆非約也。須將收斂近裏著實意。說入聖學矩矱中。纔邀高便有弊。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章

不是讚君子之言行。亦不是泛論言行之理。是說君子存心如是則其功夫體象可知。

不訥不敏。其失不在言行。只是心不存也。

訥與敏。只在言行上見。訥言敏行。只在欲字上見。欲如何見。也只在他訥與敏時意象見得可。故訥言即指日用語默。若說做著書立說。文章聲問。非欲訥之言矣。近人講言行。都犯此病。乃文行之辨。非言行做工夫實地也。

訥中正有言在。

是欲訥不是不言。

子曰德不孤章

不字。必有字。語氣反復決絕。固是自然之理。而所以慰勵人意。益然言表。

不字必字。正為脩德者壯膽勵志。固言自然一定之理。亦所以堅脩德者之志而振其氣。知其必有鄰。雖終無鄰可也。

題意原以勉進德者。使無疑沮。但看德字不真。多落後代黨人習氣議論。與聖人之所謂不孤有鄰。直分陰陽界矣。

【講論發】天下之大。天下人之衆。而謂無一人足相然贊以增長氣勢云云。【評】此是後世朋黨標榜之習。纔有此意德字根荄已斬矣。【改】天下之大。天下人之衆。而謂無一人足相繼起而負為

尊者云云【評】此派起於宗門而近世門戶之徒奉以爲號召之術衣鉢相付目無法軌此大惡也

世間齷齪猥賤一倡萬和論訕成羣讙集暮散墟市而已豈曰鄰乎鄰之爲言正以不多得然而必有之爲貴也

註中如居之有鄰乃解鄰字義非謂必有鄰何爲譬喻也

子游曰事君數章

此非戒臣友畏避緘默也正欲其善於諫諍使君友得諫諍之益而倫乃得全耳

因避辱疏而戒言其罪又浮於數矣

數所以致辱疏處正有發明說來似諫諍貴和婉諷巧者非數字正義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七終